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黄评：直书“成功”，许之也。

话说汤镇台同两位公子商议，收拾回家。雷太守送了代席四两银子，叫汤衙庖人备了酒席，请汤镇台到自己衙署饯行。起程之日，阖城官员都来送行。从水路过常德，渡洞庭湖，由长江一路回仪征。在路无事，问问两公子平日的学业，看看江上的风景天二评：乃亦儒�⑿�。不到两十天，已到了纱帽洲，打发家人先回家料理迎接。六老爷知道了，一直迎到黄泥滩，见面请了安，弟兄也相见了，说说家乡的事。汤镇台见他油嘴油舌，恼了道：“我出门三十多年，你长成人了，怎么学出这般一个下流气质！天二评：此人却还正气。后来见他开口就说是“禀老爷”，汤镇台怒道：“你这下流！胡说！我是你叔父，你怎么叔父不叫，称呼老爷？”讲到两个公子身上，他又叫“大爷”、“二爷”，汤镇台大怒道：“你这匪类！更该死了！你的两个兄弟，你不教训照顾他，怎么叫大爷、二爷！”把六老爷骂的垂头丧气。一路到了家里。汤镇台拜过了祖宗，安顿了行李。他那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是告老在家里黄评：汤父母不图于斯再见。老弟兄相见，彼此欢喜，一连吃了几天的酒。汤镇台也不到城里去，也不会官府，只在临河上构了几间别墅，左琴右书，在里面读书教子天二评：竟有儒者风。过了三四个月，看见公子们做的会文，心里不大欢喜黄评：乃翁外行尚且不喜，休怪房官主考矣。说道：“这个文章，如何得中！如今趁我来家，须要请个先生来教训他们才好。”每日踌蹰这一件事黄评：借此递到余有达，总归到五河县。

那一日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扬州萧二相公来拜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是我萧世兄。我会着还认他不得哩。”连忙教请进来。萧柏泉进来见礼黄评：萧姑娘、余美人，不过大祭应用之人，然既出此二人，不可不略为点染，故即借以引出余先生。镇台见他美如冠玉，衣冠儒雅，和他行礼奉坐。萧柏泉道：“世叔恭喜回府，小侄就该来请安；因这些时，南京翰林侍讲高老先生告假回家，在扬州过，小侄陪了他几时，所以来迟。齐评：总要扯一��阔些的人做�搭头。天二�u：高老先生最喜相公，宜其契合。汤镇台道：“世兄恭喜入过学了？”萧柏泉道：“蒙前任大宗师考补博士弟子员。这领青衿不为希罕，却喜小侄的文章前三天满城都传遍了齐评：亏他老脸。果然蒙大宗师赏鉴，可见甄拔的不差。黄评：此他人谀词，而夫子自道。天二�u：大�s场屋中人总喜以考作自张�T面。可�武书初�r器识�o大��於萧柏泉，后得虞、杜甄陶始成正果。汤镇台见他说话伶俐，便留他在书房里吃饭，叫两个公子陪他。到下午，镇台自己出来说，要请一位先生替两个公子讲举业。萧柏泉道：“小侄近来有个看会文的先生，是五河县人，姓余名特，字有达，是一位明经先生，举业其实好的。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，他不甚得意，世叔若要请先生，只有这个先生好。世叔写一聘书，着一位世兄同小侄去会过余先生，就可以同来。每年馆谷，也不过五六十金。天二评：汤镇台欲�余大先生，宜自住拜，不��但令其子去。此亦萧姑娘�`之。汤镇台听罢大喜，留萧柏泉住了两夜，写了聘书，即命大公子，叫了一个草上飞，同萧柏泉到扬州去，往河下卖盐的吴家拜余先生。萧柏泉叫他写个晚生帖子，将来进馆，再换门生帖。大爷说：“半师半友黄评：何故要半师半友？大爷身分自是不同。天二评：既��聘��即该用�T生帖子，如何令其��「晚生」？宜余有达之不应也。只好写个‘同学晚弟’。天二评：镇台大少爷更不足言。萧柏泉拗不过，只得拿了帖子，同到那里。门上传进帖去，请到书房里坐。只见那余先生头戴方巾，身穿旧宝蓝直裰，脚下朱履，白净面皮，三绺髭须，近视眼，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，出来同二人作揖坐下。余有达道：“柏泉兄，前日往仪征去，几时回来的？”萧柏泉道：“便是到仪征去看敝世叔汤大人，留住了几天。这位就是汤世兄。”因在袖里拿出汤大爷的名帖递过来。余先生接着看了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这个怎么敢当？”萧柏泉就把要请他做先生的话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特来奉拜。如蒙台允，即送书金过来。”余有达笑道：“老先生大位，公子高才，我老拙无能，岂堪为一日之长[[1]](#footnote-1)黄评：此二语从“同学晚弟”上来。容斟酌再来奉覆罢。”两人辞别去了。次日，余有达到萧家来回拜，说道：“柏泉兄，昨日的事，不能遵命。”萧柏泉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”余有达笑道：“他既然要拜我为师，怎么写‘晚弟’的帖子拜我？可见就非求教之诚齐评：�先生之说不�^借作�^文耳。这也罢了。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无为州做刺史[[2]](#footnote-2)，前日有书来约我，我要到那里走走天二评：即借他口中�D出下文。他若帮衬我些须，强如坐一年馆黄评：其实做了此馆也罢，较胜无为州一行。我也就在这数日内要辞别了东家去。汤府这一席，柏泉兄竟转荐了别人罢。”萧柏泉不能相强，回覆了汤大爷，另请别人去了。

不多几日，余有达果然辞了主人，收拾行李，回五河。他家就在余家巷。进了家门，他同胞的兄弟出来接着。他这兄弟名持黄评：名字一特一持，安下许多后文。字有重，也是五河县的饱学秀才。此时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，中了几个进士，选了两个翰林，五河县人眼界小，便阖县人同去奉承他。又有一家，是徽州人，姓方，在五河开典当行盐，就冒了籍，要同本地人作姻亲。初时这余家巷的余家还和一个老乡绅的虞家是世世为婚姻的，这两家不肯同方家做亲黄评：方家出身可想。后来这两家出了几个没廉耻不才的人，贪图方家赔赠，娶了他家女儿，彼此做起亲来。后来做的多了，方家不但没有分外的赔赠，反说这两家子仰慕他有钱，求着他做亲天二评：势必至此。所以这两家不顾祖宗脸面的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呆子，那呆子有八个字的行为：“非方不亲，非彭不友。”一种是乖子，那乖子也有八个字的行为：“非方不心，非彭不口。齐评：精炼，的确可�^老�P�披。黄评：“心”“口”二字，虐，后文许多恶俗谈吐皆从此二字写出。这话是说那些呆而无耻的人，假使五河县没有一个冒籍姓方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亲；没有个中进士姓彭的，他就可以不必有友。这样的人，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，其实呆串了皮。那些奸滑的，心里想着同方家做亲，方家又不同他做。他却不肯说出来，只是嘴里扯谎吓人，说：“彭老先生是我的老师。彭三先生把我邀在书房里说了半天的知心话。”又说：“彭四先生在京里带书子来给我。”人听见他这些话，也就常时请他来吃杯酒，要他在席上说这些话吓同席吃酒的人齐评：镂心摧骨、追魂�z魄之�E。其风俗恶赖如此。

这余有达，余有重弟兄两个，守着祖宗的教训，闭户读书，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。余大先生各府、州、县作游[[3]](#footnote-3)，相与的州、县官也不少，但到本县来总不敢说。因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，总说但凡是个举人进士，就和知州知县是一个人，不管甚么情都可以进去说，知州知县就不能不依齐评：但知看重乡绅，不知别的。此方�q有古风。天二评：遍地如此�M特五河。假使有人说县官或者敬那个人的品行，或者说那人是个名士，要来相与他，就一县人嘴都笑歪了黄评：锢习如此，非先生妙笔写不出。然疾之深矣。就像不曾中过举的人，要想拿帖子去拜知县，知县就可以叉着膊子叉出来。——总是这般见识。余家弟兄两个，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黄评：观后文始知此语之妙。因他家不见本县知县来拜，又同方家不是亲，又同彭家不是友，所以亲友们虽不敢轻他，却也不知道敬重他。

那日，余有重接着哥哥进来，拜见了，备酒替哥哥接风，细说一年有馀的话。吃过了酒，余大先生也不往房里去，在书房里，老弟兄两个一床睡了。夜里，大先生向二先生说要到无为州看朋友去。二先生道：“哥哥还在家里住些时。我要到府里科考黄评：观后文，大得此一考。等我考了回来，哥哥再去罢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这扬州的馆金已是用完了，要赶着到无为州去弄几两银子回来过长夏。你科考去不妨，家里有你嫂子和弟媳当着家。我弟兄两个，原是关着门过日子，要我在家怎的？”二先生道：“哥这番去，若是多抽丰得几十两银子，回来把父亲母亲葬了。灵柩在家里这十几年，我们在家都不安。齐评：带叙带伏，明白而又曲折，有文生情、情生文之妙。大先生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，回来就要做这件事。”

又过了几日，大先生往无为州去了。又过了十多天，宗师牌到，按临凤阳。余二先生便束装往凤阳，租个下处住下。这时是四月初八日。初九日宗师行香，初十日挂牌收词状，十一日挂牌考凤阳八属儒学生员，十五日发出生员覆试案来，每学取三名覆试黄评：不见后文，定以此处细写日子为累赘。余二先生取在里面。十六日进去覆了试，十七日发出案来，余二先生考在一等第二名天二评：细书日月，为后文张本。在凤阳一直住到二十四，送了宗师起身，方才回五河去了黄评：阅者须记明日子。

大先生来到无为州，那州尊着实念旧，留着住了几日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到任未久，不能多送你些银子。而今有一件事，你说一个情罢，我准了你的。这人家可以出得四百两银子，有三个人分天二评：小人之�廴艘惨怨孟�。先生可以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，权且拿回家去做了老伯、老伯母的大事。我将来再为情罢。天二评：做官的�牟豢�Ⅲw己�X��腿耍�大都是借花献佛。余大先生欢喜黄评：此何等事而“欢喜”耶！应前“品行”一语也。谢了州尊，出去会了那人。那人姓风，名影，是一件人命牵连的事。余大先生替他说过，州尊准了，出来兑了银子，辞别知州，收拾行李回天二评：余大先生平素无玷，只此一�未免有愧白圭。黄评：此处不写日子，后文始见。。因走南京过，想起：“天长杜少卿住在南京利涉桥河房里黄评：借此又写少卿。是我表弟，何不顺便去看看他？”便进城来到杜少卿家。杜少卿出来接着，一见表兄，心里欢喜，行礼坐下，说这十几年阔别的话。余大先生叹道：“老弟，你这些上好的基业，可惜弃了。你一个做大老官的人，而今卖文为活，怎么弄得惯！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而今在这里，有山川朋友之乐黄评：“山川朋友”却胜于上好基业。倒也住惯了。不瞒表兄说，我愚弟也无甚么嗜好，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，布衣蔬食，心里淡然齐评：存此冲淡之念，何往而不可自得其乐耶。那从前的事，也追悔不来了。黄评：少卿进于道矣。说罢，奉茶与表兄吃。吃过，杜少卿自己走进去和娘子商量，要办酒替表兄接风；此时杜少卿穷了黄评：要穷始知后文之有趣。办不起，思量方要拿东西去当。这日是五月初三，却好庄濯江家送了一担礼来与少卿过节。小厮跟了礼，拿着拜匣，一同走了进来。那礼是一尾鲥鱼，两只烧鸭，一百个粽子，二斤洋糖；拜匣里四两银子黄评：濯江真解人。杜少卿写回帖叫了多谢，收了。那小厮去了。杜少卿和娘子说：“这主人做得成了。”当下又添了几样，娘子亲自整治酒肴天二评：杜娘子能如是乎！不可及。迟衡山、武正字住的近，杜少卿写说帖，请这两人来陪表兄。二位来到，叙了些彼此仰慕的话，在河房里一同吃酒。

吃酒中间，余大先生说起要寻地葬父母的话。迟衡山道：“先生，只要地下干暖，无风无蚁，得安先人，足矣；那些发富发贵的话，都听不得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正是。敝邑最重这一件事。人家因寻地艰难，每每担误着先人，不能就葬。小弟却不曾究心于此道，请问二位先生：这郭璞之说[[4]](#footnote-4)，是怎么个源流？”迟衡山叹道：“自冢人墓地之官[[5]](#footnote-5)不设，族葬[[6]](#footnote-6)之法不行，士君子惑于龙穴、沙水[[7]](#footnote-7)之说，自心里要想发达，不知已堕于大逆不道。齐评：振聋�l�Z，出语有棱。天二评：衡山通儒，此论甚爽。余大先生惊道：“怎生便是大逆不道？黄评：余大先生钝根。迟衡山道：“有一首诗，念与先生听：‘气散风冲那可居，先生埋骨理何如？日中尚未逃兵解[[8]](#footnote-8)，世上人犹信《葬书》！’这是前人吊郭公墓的诗。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璞之说，动辄便说：这地可发鼎甲，可出状元！请教先生：状元官号，始于唐朝，郭璞晋人，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天二评：此其所以�橄�。就先立一法，说是个甚么样的地就出这一件东西？这可笑的紧！若说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，试问淮阴葬母，行营高敞地，而淮阴王侯之贵，不免三族之诛，这地是凶是吉黄评：此皆竹��翁之论，作者借以醒世，非剿袭也。齐评：�n信葬母用地高敞，乃是预为置守冢�x�钠鸺�，原不是�v�L水。更可笑这些俗人说，本朝孝陵乃青田[[9]](#footnote-9)先生所择之地；青田命世大贤，敷布兵、农、礼、乐，日不暇给，何得有闲工夫做到这一件事？洪武即位之时，万年吉地，自有术士办理，与青田甚么相干！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先生，你这一番议论，真可谓之发阇振聩。”武正字道：“衡山先生之言，一丝不错。前年我这城中有一件奇事，说与诸位先生听。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愿闻，愿闻。”武正字道：“便是我这里下浮桥地方施家巷里施御史家。”迟衡山道：“施御史家的事，我也略闻，不知其详。”武正字道：“施御史昆玉二位。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士，他不曾中，都是太夫人的地葬的不好，只发大房，不发二房，因养了一个风水先生在家里，终日商议迁坟黄评：即是大逆不道。施御史道：‘已葬久了，恐怕迁不得。’哭着下拜求他齐评：乃兄何以不能禁止乃弟，反要下拜求他？其中便有别故。天二评：然�t施御史�槿松锌扇�。他断然要迁。那风水又拿话吓他，说：‘若是不迁，二房不但不做官，还要瞎眼。’他越发慌了，托这风水到处寻地，家里养着一个风水，外面又相与了多少风水。这风水寻着一个地，叫那些风水来覆[[10]](#footnote-10)。那晓得风水的讲究，叫做父做子笑，子做父笑黄评：八字千古奇谈，公然传为口头语，而人犹不悟。再没有一个相同的；但寻着一块地，就被人覆了说：‘用不得。’家里住的风水急了，又献了一块地，便在那新地左边，买通了一个亲戚来说，夜里梦见老太太凤冠霞帔，指着这地与他看，要葬在这里天二评：老太太何不托�綮赌死桑炕破溃豪咸�太竟算不到儿子要瞎眼，早知不寻这块地。因这一块地是老太太自己寻的，所以别的风水才覆不掉，便把母亲硬迁来葬。到迁坟的那日，施御史弟兄两位跪在那里。才掘开坟，看见了棺木，坟里便是一股热气，直冲出来，冲到二先生眼上，登时就把两只眼瞎了天二评：原�f要瞎眼。郭璞先生不过如此。二先生越发信这风水竟是个现在的活神仙黄评：反说是活神仙，但未迁之前何以不瞎？。能知过去未来之事齐评：形容呆子抑何刻酷。后来重谢了他好几百两银子。”

余大先生道：“我们那边也极喜讲究的迁葬，少卿，这事行得行不得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我还有一句直捷的话。这事朝廷该立一个法子：但凡人家要迁葬，叫他到有司衙门递个呈纸，风水具了甘结：棺材上有几尺水，几斗几升蚁。等开了，说得不错，就罢了；如说有水有蚁，挖开了不是，即于挖的时候，带一个刽子手，一刀把这奴才的狗头斫下来。那要迁坟的，就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，立刻凌迟处死齐评：快论。此风或可少息了。”余有达、迟衡山、武正字三人一齐拍手道：“说的畅快，说的畅快！拿大杯来吃酒！”又吃了一会，余大先生谈到汤家请他做馆的一段话；说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武夫可见不过如此。天二评：此事误於萧姑娘，乃枉及老汤。武正字道：“武夫中竟有雅不过的！”因把萧云仙的事细细说了，对杜少卿道：“少卿先生，你把那卷子拿出来与余先生看。”杜少卿取了出来。余大先生打开看了图和虞博士几个人的诗，看毕，乘着酒兴，依韵各和了一首。三人极口称赞。当下吃了半夜酒，一连住了三日。那一日，有一个五河乡里卖鸭的人，拿了一封家信来，说是余二老爹带与余大老爹的。余大先生拆开一看，面如土色天二评：亦如匡超人�潘三�L单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弟兄相助，真耽式好之情；朋友交推，又见同声之谊。毕竟书子里说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一日之长（zhǎn）——本是年略长于人的意思，这里借作师傅的代语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刺史——就是知州。古代有一时期，以“刺史”为州官的职名，后来成为对知州的尊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作游——作幕，游幕，就是当幕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郭璞之说——古代有一部《葬书》，是最早解释葬地形势的书，传说是晋人郭璞著的，所以古人常把讲风水、讲地形的一套迷信理论称做“郭璞之说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冢人墓地之官——周朝管理君民墓葬事宜的官员。职名是“冢人”、“墓大夫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族葬——指五服以内（同高祖）族人合葬在一处墓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龙穴、沙水——风水书上的术语，“龙穴”是指在地形上最适宜埋下棺材的地方，“沙水”则是说葬地前后要有适宜的小山、上阜及水洼、沟道配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兵解——“解”是解脱，即解脱尘缘的意思。古时迷信的人，以为得道者可以通过任何一种形式取得解脱，被兵器杀死的，就叫做“兵解”，这也是郭璞的故事，他被王敦所杀，当时人有认为他是兵解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青田——指明人刘基，他是青田人。单提籍贯，不提姓名，是古时对名望特大或官爵特高的人表示敬意的一种称呼方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覆——这里是重行审查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